

小太陽

子敏



純文學

小太陽

子敏

純文學叢書 46

純文學叢書46

小 太 陽

定價130元

著 者：子 敏

出版者：夏 林 含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42 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

臺北郵政第5—376號信箱

電話：(02) 3016464・3030161

電 傳：(02) 3098100

郵撥帳號：00,05333—1

封面印製：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五九巷六號

內文排版：優 文 印 刷 廠

插圖印製：優 文 印 刷 廠

臺北市汕頭街五十四巷四二弄五五號

印刷者：華 泰 印 刷 廠

臺北市大理街一二六號

法律顧問：徐玉蘭律師（經緯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南路三五九號二樓

中華民國61年5月初版首次印刷

中華民國72年6月2版首次印刷

中華民國79年3月3版第38次印刷

（自民國61年5月至79年3月共印83次）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由照片看歲月

——「小太陽」重排前言

子 敏

爲我出版「小太陽」的純文學出版社告訴我，「小太陽」的紙型已經不堪使用了。該社決定重排，新版本要有一些新設計，要我也參與參與。新版本除了字體放大外，還要放進一些照片，包括人的照片和狗的照片。這是因爲「小太陽」的主要角色是一個五口之家和一隻白狐狸狗「斯諾」。

我聽了後，心中湧起了許多感想，就像平滑的湖面突然有一艘快艇走過。一波一波的感想足夠寫成一篇文章。我的第一個感想來自「舊紙型已經不堪使用」這句話。一組再好的紙型，經過無數次的倒鉛製版以後，必然會受損，使字跡失去了稜

4/14/02

角，甚至把筆畫磨平。用受損的紙型製成的書版，必然會模糊不清。但是，人的手呢？正好相反。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手上的皮膚都是平滑細嫩，值得珍惜的。這一雙可愛的手，經過無數次的磨鍊，燙傷、受凍、流血、發腫，就會變得堅硬如金石，粗糙如虎舌。

人間夫妻雙手相握，是家庭中令人動心的畫面。但是，更令人動心的應該是互相握在掌中的別人看不見的手：由當年的平滑細嫩變成現在的粗糙有力。兩隻緊握的手，不再是茱麗葉和羅蜜歐，卻變成一對生死不渝的益友。粗糙的手還能夠互相緊握，說明了心中的無悔。儘管羅蜜歐不再是羅蜜歐，茱麗葉不再是茱麗葉，他們卻攜手走向為人生證道的新境界。

然後，我想起了林海音女士這一位熱心的人。她喜愛照像不奇，奇的是她的熱心為人拍照。熱心為人拍照不奇，奇的是她收藏照片的豐富和細心。收藏照片的豐富和細心不奇，奇的是她為自己尋找到的「在時光隧道中自由來去」的獨一無二的人生樂趣。她的百寶箱裏為許多朋友保管了「永遠失去的時光」。她收集照片像藏書。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二十年前是甚麼樣子，找她，她會帶你走進時光隧道，讓

你看到你自己，讓你看到你的「頑童流浪記」時代，看到你的「羅蜜歐」時代，看到你的「八千里路雲和月」時代。她爲她的朋友們設立了一家「時光銀行」。

她建議在「小太陽」新版本中配入一些照片，依她的想法，這應該是「對每一個人來說」都十分簡單的事情。我也很喜歡她的想法，因爲這是一件「留住時光」的好事。可是，我的舊照片在哪裏？我家的舊照片在哪裏？我們那隻狗的舊照片在哪裏？我們曾經「天下大亂」的搬了兩次家，再加上搬家公司兩次的「重組」，老時光裏許多值得紀念的東西，早已不知下落。

現代生活的特色是緊張忙碌，每個人都像鐵道上的快車司機，又要準時又要快，眼前手邊的事都忙不過來，哪裏有時間去進行甚麼「徹底的整理」。我知道我家所有的舊照片一定是在舊物堆積如山的地下室裏某一個角落，不過，既然是一個快車司機，總不能把火車停在荒郊，下車去辦另一件事情吧？一切只有等這班列車抵達終點再說了。

校對新版本的時候，我有機會重讀「小太陽」，竟發現書中處處都有令我心驚的句子，彷彿寫那些句子的是一個別人，不是我自己。

讀到「餵」這篇文章的時候，那個人說：『要有始有終的愛一位長輩，愛一個朋友，愛自己的子女，就不能忘記聖經裏兩句有名的關於「愛」的定義：「愛是恆久忍耐」，「愛是不輕易發怒」。』那個人就是我嗎？一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那個人說的話是對的。忍耐，爲的是愛的完美。不發怒，爲的也是愛的完美。完美的愛就是有始有終。寬恕，是爲了不使愛受損。不發怒，也是爲了不使愛受損。

讀到「到金山去」這篇文章的時候，那個人說：『沒有一個人是純理性的。人類只是「在自己所能接受的理性範圍內追求理性」的高級動物罷了。可是，人類的可愛也就在這種地方啊。』說這句話的人就是我嗎？一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那個人說的話是對的。一直到現在，我仍然以這樣的原則和信念去愛我的朋友，愛我的兒女。

讀到「用一棵樹過節」這篇文章的時候，那個人寫完他家裏過聖誕節的情形以後，像寫預言似的這麼說：『幾年以後，這種團聚是會拆散的。「此情此境」多麼值得珍惜。父母能疼子女的時間是那麼短。』那個人說的話差不多已經應驗了。我果然常常在回憶中重溫「此情此境」。我果然常常後悔在孩子還小的時候沒有多疼

他們一點，沒有給他們一個更豐富的童年。愛要及時，才有意義。今年冬下幾場豪雨，並不等於補償了去年的苦旱。

校完了新版本的初樣，我深深感覺到文章幾乎也可以算是一種照片，能留住時光。如果當年不捕捉那些有趣味的細節把時光留住，現在就只能大量運用概念式的成語來寫回憶錄了。

爲了找照片這件事，我特地走進地下室，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沈思。我想到我的一個好習慣：凡是沒有時間整理的剪報，都採用「盒裝法」來保存。那些能爲我留住時光的舊照片，一定是在某一個舊的餅乾鐵盒裏，像我的剪報。地下室的安寧寂靜，最適合進行「視覺回憶」。不久，我就想起了那個鐵盒的形狀，而且也找到了那個鐵盒。我很高興，那個餅乾鐵盒沒讓搬家公司的魯智深和李逵扔掉。

我捧着鐵盒回到地面上來，打開蓋子，發現竟是滿盒的舊照。順手拿起一張，剛看了一眼，就有一個故事，兩個故事，三個故事，伴隨着照片裏的形象在我心中湧現。

那張照片照的是當年「觀光號」火車車廂裏的一對並排的座椅，有兩個小女孩

擠在一張座椅上，頭挨著頭，睡得很熟。另外一張座椅是空著的。那是一列夜車，兩個小女孩第一次嘗到「坐着睡」的滋味。那一年的春節，臺北下雨下個不停，我帶她們「南下找太陽」。我們一直走到臺灣最南端的鵝鑾鼻。車上，我回頭看見她們睡着了，就離座為她們拍下這一張照片。那時候櫻櫻十歲，琪琪八歲。

第二張照片照的是兩個更小的小女孩。一個只有五歲，一個只有三歲。她們手裏都握着珍貴的一塊錢，面對着面，正在懇切商量怎麼去買東西。那時候，國語日報的社址還在長沙街，我帶她們到報社參加過年團拜。參加團拜也是有條件的。我對她們有一個許諾，就是她們手裏握的一塊錢。這一張照片是同事呂明太先生搶拍的，在一剎那間按下了快門。

我發覺忙着家事的「媽媽」也坐到我身邊來了。她把餅乾鐵盒拉到她的面前，也一張一張的讀起照片來了。

我們不知不覺的進入時光隧道，渾然忘了是要為「小太陽」配照片。對時光隧道最適當的形容，應該是：一個沒有時間的世界。這裏頭，一切發生過的事情，不論是先是後，可以同時呈現。時光隧道裏的一百年，可能只是世上的一天。時光隧

道裏的一天，也可能已是世上的一百年。

看完一鐵盒的舊照片需要多少時間呢？答案是，兩個人一起看，從晚餐後看起來，要一直看到深夜兩點。兩個人一起看完一鐵盒照片，結果會怎麼樣呢？答案是：淚光晶瑩——不是爲了傷心，也不是爲了興奮，而是爲歲月所感動。有一篇童話，說一棵松樹在某一天夜裏忽然動念數自己身上的年輪，數完了以後就嗚嗚的哭了——不是爲了傷心，也不是爲了興奮，而是爲歲月所蘊含的多少「光陰的故事」所感動。

歲月是神聖的，莊嚴的。任何一個人，面對着歲月，都不能不湧起虔敬。任何人，面對着歲月，都不能不向它下跪，俯身去吻它神聖的腳。無論是你，是我，儘管滿臉熱淚，也不是爲了傷心。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虔敬。歲月有它莊嚴的意義。在歲月面前，你渺小了，我渺小了。我們彷彿面對着神聖的「永恆」。我們只有俯伏在地。俯伏在地，卻不是驚恐，只是順服和領悟。歲月悠悠，包容一切，有你的故事，也有我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要編進同一部百科全書。

我覺得欣慰的是，十一年來，「小太陽」這本書始終沒被讀者所拋棄。這可能

小太陽

八

跟我的寫作態度有關。我並不表揚自己的家像老王賣瓜。我深深盼望的卻是：每個人都能好好兒的愛自己的家！

——七十二年五月底

大男人寫「家」

——「小太陽」的序

子 敏

在現實生活裏，母親一提到兒女，主婦一提到家事，沒有不是絮絮叨叨，百說不厭的。聽的人雖然在其他的方面，相同的情況下，早已聽過百遍，但是沒有不懷着同情、諒解，甚至虔敬的心情，忍耐細聽下去的。對兒女的關懷憐惜，對家事的忍耐盡心，正是女性的美德。她們吐露的是心聲，流露的是至情。她們的平凡然而崇高的言語，是不應該用文學藝術的嚴苛尺度加以侮慢的。

現在我這個大男人，竟敢冒這樣的險：以父親的身分寫兒女，以先生的身分寫太太，以男人的身分寫家庭，而不怕讀者打瞌睡。這自然有我的理由，而且也需要

相當的勇氣。

大丈夫應該志在四方，我的這一類作品，似乎顯示出我僅僅志在戶庭之內。關於這一點，讀者應該讓我有申說的機會。我是積極向上，志在萬里，非常男子漢的。我相信我不會讓我的太太失望，不會讓我的孩子失望，也不會讓我的讀者失望。當然，這也並不等於暗示着：我的作品雖然不狂傲，我的爲人卻是十分狂傲的。絕對不是。

我心目中的「大丈夫的畫像」，並不是橫眉立目，聲色俱厲，手握巨斧的那一型。我是寧靜的，雖然在少年期也經歷過貧苦的生活，但是心中並沒有一絲絲的「挫折感」。天地之大，竟沒有甚麼是我要報復的對象。這應該歸功於我所受的教育。我對心目中的大丈夫所要求的條件是很嚴格的。他應該是一位彬彬的君子。他應該有「溫·良·恭·儉·讓」的美質。他的「大勇」，表現在諒解、堅毅、勤勉、有恆，跟忍受肉體痛苦的能力上。他是可信賴的，因爲他是堅貞的，遠離邪惡的。要求一個這樣的人去演吵鬧的戲，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他透視社會，相信只有「和諧」纔能使我們有一個更美好的明天。如果他是班超，志在西域，他用不着

「擲筆」。他會含笑輕輕把筆放在桌上，不必製造噪音，不會驚動任何人。他也有劍，但是劍僅僅象徵鍛鍊。他佩劍像基督徒佩帶十字架。

我所畫的這一幅「大丈夫的畫像」，至少可以扭轉讀者對我「可能會有」的錯誤印象。像獅子一樣，大丈夫常常是孤獨的。不能忍受孤獨，就不能獨來獨往，在追求人生理理想的時候，就沒有勇氣走進荒涼的曠野。也因為這樣，妻子的關懷，兒女的親切，特別容易激動他「感激」的心情。英雄兒女，兒女英雄，從詩經的時代，從「荷馬」的時代，就一直是這樣的。家庭本來就是為英雄準備的，英雄為甚麼不能寫家庭？只有家庭，纔能使英雄的劍光不晦暗，纔能使英雄強而不暴，遠離邪惡。

不過，這也只是我拿家庭做寫作題材的一個理由。我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文學的特質，就是用語言去表達「除了語言以外再也沒法兒表達」的迷人的「感覺」和「經驗」。文學要征服的，偏偏就是那個「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禁地。這是作家的「定命」。

我每天回家，像獲得解脫似的暫時放下了牽腸掛肚的工作，精神上的壓力解除

了，感覺也細膩敏銳起來。家庭生活所給我的種種感觸，對我成爲一種寫作上的挑戰。我是在一整天累人的工作以後寫作的，所以在相當程度上，是要忍受肉體的痛苦的。如果我不怕「記流水賬」的話，家庭生活的題材實在是俯拾即是。但是我寫得很認真，癡心的想在「流水賬」裏尋求一點意味；入迷的拆散流水賬，組合成新秩序。我對「流水賬」並不抱反感，一切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重新組合了的流水賬」織成的，問題是能不能織出「錦」來。

我說過，我拿家庭生活做寫作題材是一種「冒險」，原因就在這裏。「蓋然論」者會以爲家庭生活必然的是「流水賬」。但是，杜甫的「夜雨剪春韭」不是更「流水賬」嗎？杜甫的勝利是他孵育了「意味」。

我的努力是不是白費，我實在並不很關心。而且我也不該因爲寫了「家」，誠摯的描繪了「倫理」，就認爲可以掩飾我寫作上的失敗。把寫作看成一件嚴肅的事，那是應該的。我覺得自豪的，卻是我的寫得勤，寫得有恆，幾年來一點一滴的，竟累積了五十多萬字，這種勤奮，倒眞真正正是大丈夫的本色了。

書名「小太陽」，是這本文集裏的一個篇名。林海音女士喜歡它，就讓它身兼

兩職，也成爲一個好叫的書名。至於「小太陽」的內容和寓意，只要看了文章就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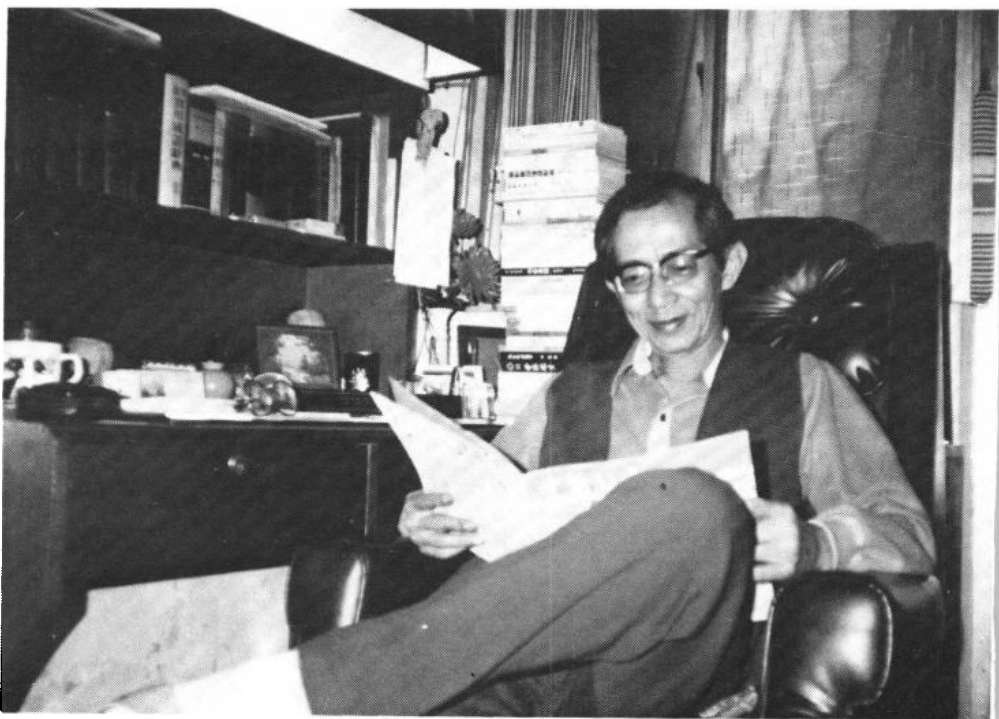
這本書裏的幾篇作品，就是從那五十多萬字裏選出來的，它有四個來源：聯合報的「聯合副刊」，聯合報的「婦女生活」週刊，國語日報的「家庭」版，以及國語日報的「茶話」專欄。選文的標準是都要跟我自己的家庭生活有關。一個大男人既然寫起「家」來，當然希望能有這麼一本書留作紀念。

我寫「家」，目的並不是想向讀者報告我的家事。聽一個大男人不停的談着自己的太太，談着櫻櫻、琪琪跟瑋瑋，談着那隻白狐狸狗，那是沒有甚麼意義的。讀者不必讚美我的家庭。我寧願聽到讀者讚美我的文章。

我辛辛苦苦的執筆發掘家庭生活的情趣，有時候竟熬夜到天明，心中是有一個宏願。我希望讀者受了我的感染，也能深切體會到自己家庭生活的情趣，真誠的去愛自己的家。我是帶領一家人跟一條狗，爲讀者服務。

我很感謝「純文學出版社」爲我出這一本書。也許我的願望的實現，就在這一本書上。

六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子敏——三個孩子心目中的「父親」的形象，
這張照片是瑋瑋拍的。